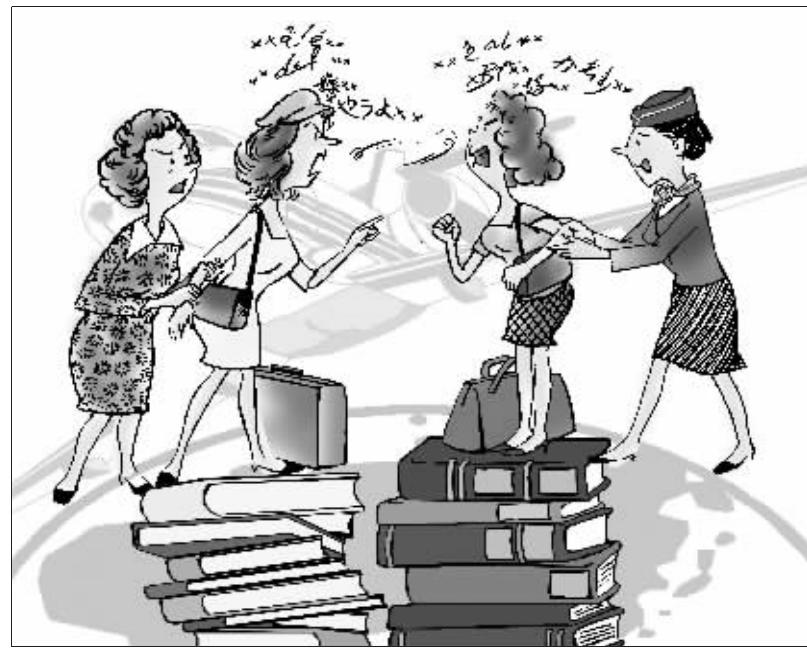


用四国语言骂架 堆砌的素质沙塔



漫画 郭 ■

骂人不是新闻,能轮流用四种语言对骂,可算新闻了。北京飞大连的班机上,两位妇女因身体碰撞而导致摩擦,双方都为了证实自己素质高,进而用汉语、日语、英语、法语四种语言对骂。

尽管她们会用四种语言骂人,我们还是不敢恭维其学问高深,很有可能她们连梁实秋的《骂人的艺术》都没有读过。梁先生开篇就说了,有骂人挨了嘴巴的,有骂人吃了官司的,还有骂人又被对方回骂的,皆因不懂骂人艺术的缘故。两位女士虽然没有被掌嘴也未吃官司,却互遭回骂,且不分高下,对照梁先生传授的十条骂人的艺术,一条也不着

边。可见其虽有用外文辱人顺溜之才,却无国学博闻之功底。

有的大人物也喜欢骂人,著名的有蒋介石的“娘希匹”和巴顿将军的“狗娘养的”,几成口头禅;而最邪乎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,脾气暴躁,在家经常骂人,连他的那只鹦鹉查理都学会不少“丘骂”,直到老丘去世才改邪归正。但是,蒋丘二人公众场合向来以儒雅示人,而巴顿终身没有当上五星上将,其中一条就是被嘴巴害的。可见当众骂街,显然是为文明社会所不容。两位女性对骂的内容到底是什么,我们不得而知。不雅是肯定的,具有高度刺激性也是可以想见的,不然双方不会怒发冲簪,

——编者

年妇女,另一个是年轻女孩。事情的起因是一点小小的身体碰撞,于是两人发生口角,而且冲突进一步“升级”。大概是中年妇女说了句“素质太低”之类的话,一下子惹恼了年轻女孩,她挑衅式地问:“你素质高?懂日语吗?”随即就开始用日语大声指

(据《大连晚报》)

责中年妇女。那位中年妇女不甘示弱,也回敬了一串日语。随后女孩又改用法语大骂,中年妇女照样用法语“接招”。其间,双方还用英语“互敬”。这两位“高素质”的女士一直争吵了近20分钟,完全不顾有那么多乘客在围观。

(据《成都晚报》)

来看,很民间的骂法比如“挨干刀的”,我推测一定来自于古代一种叫“凌迟”的刑法。纵观泱泱骂坛,也难以望此二女项背,不说后无来者,起码也是前无古人。

为体现自身素质而开骂,本身极具幽默效果。想让人听不懂,连换四种语言非常白痴。二女有所不知,蛮夷语言里,骂人的花样单调得很,哪有吾国语言四通八达层出不穷。像我这种地产土匪,都懂得骂人要令对方听不懂,完全可以从中华文化里汲取精华。有次一个女孩不肯陪我喝酒,我一口解决了杯子里的残余势力,嘀咕一声:“母之,诚其娘之非悦!”她扫了我一眼,我当时生怕她听懂,酒都作汗出了。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,翻译成白话文,就是“妈的,真他娘的不爽!”

世无英雄,令竖子成名。此处的竖子,是古代开骂的常用语,早在《左传》里就初具雏形,后来在《史记》里几乎家喻户晓,原意是指童仆,到了现在翻译成白话差不多就是“小王八蛋”,可见竖子虽小,失节事大。古人认为骂人最恶毒的叫“汝母婢也”,就是说“你妈是二奶”。反过

的境界。真正骂人的境界,不是面朝大街,门户大开,而是为对方扎一个形神酷似的小泥人儿,口中念念有词,什么恶毒下作的话都可以出口成“脏”,又不怕对方仓促应战,要多自在有多自在。然后盘在自家床上,喝杯茶做个面膜,立刻爽歪歪。

其实,骂人是一柄双刃剑,当众骂街的妇女,有个昵称就叫泼妇。骂人固然侮辱了别人,但在众人面前用脏话下流话骂人,也同时损害了自己的形象。说白了,谁又怕你口腔里那么不成器的细菌呢。吾友萨特把羞感归结为情绪,并将现象学的情绪理论应用到羞感的研究中,终于得出两个结论:第一,羞之所羞者是自我;第二,他人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。有多少骂可以释怀,有多少人值得使坏,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,是否还有勇气去耍赖。

骂街是一门语言艺术



一部 A 片。

泼妇会武术,谁也挡不住,我至今最敬仰的一位骂街教母,是我们村子里的。据说她有段时间,吃过早饭,就去公公家门外大街一坐,语调悠扬地骂一个上午,然后拍拍屁股回家,给地里回来的丈夫做午饭。直到有一天,邻居发现老公公在屋子里上吊了。据村里人说,老公公年轻时,也曾打得自己老父亲寻死觅活,家族文化源远流长。能把人生给骂死的,除了诸葛亮,也就俺村大嫂了。

骂街有荤骂和素骂,有文骂和武骂,荤骂基本是生殖器展览,素骂则注重语言技巧,文骂动口不动手,武骂往往血溅五步。北京是文骂的大本营,老北京人骂街就像说对口相声,相当精彩。一天坐公交车,一位大爷坐过了站,要求司机赶紧停车,司机不予理睬,大爷就站在司机旁边,足足骂够半个小时,并宣布要跟司机 PK 到终点站。大爷的经典语录有,“孙子!我叫你爷爷,你给我停停成吗?”“我给你丫的磕头成吗”,等等。

男人骂街不太好玩,男人的领域在打架,而女人打架就丑态百出。骂街属于女人,有才华的女人是语言大师。有一次也是坐公交,一位女乘客与女售票员发生了口角,女乘客一直骂个不停,女售票员突然对司机说:“大哥,咱们怎么开到动物园了?”司机很诧异地回了句:“没有啊,你说什么呢?”女售票员微笑着说,“没在动物园?那我怎么一直听见驴叫啊!”全车乘客哄堂大笑,女乘客顿时就熄火,浑身哆嗦得像过电。这么精彩的骂街是我平生仅见,也让我对北京的售票员特尊重,有好感。

潘采夫:现居北京。在京城摆摊卖报。毕业八年,正从事第八个工作。

艺多不压身



时候,他已经凭借这几手奇技淫巧博得过无数次的赞叹、吸引过无数人的注意,也顺便趁着交接扑克牌摸过很多姑娘的手了。

魔术这玩意儿可能是几年也用不上一回的技艺,但一旦用上,就很能争光露脸,或者化险为夷。老话说“艺不压身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“艺不压身”的最高境界是达·芬奇那样的万能型选手,同时彪悍于无数领域,混得惨一些的是《基度山伯爵》里的法利亚长老,或者汤姆·汉克斯在《荒岛余生》里演的那位老兄,身处险境时,那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也就都用上了。

我用卡片儿开锁的本事就是那时候学会的,后来,这项雕虫小技还真用上过几次,通常把钥匙忘在屋子里的时候。有时候我想,或许什么时候机缘巧合了,这点小本事还能成就点儿什么大作为,比如,碰上一个穿着睡衣的年轻姑娘不小心把自己反锁在门外,而我又正好路过什么的。可惜,自打我动了这个心思,也没遇上过类似的情景,而那种老式的门锁也越来越少。

我这也不算是胡思乱想,历史上凭借这种雕虫小技占到大便宜的似乎还不少。帮助孟尝君逃回齐国的鸡鸣狗盗二人组,算是早期的著名成功案例,学鸡叫这种技能至少在我看来还不如我那卡片开锁术高明。

近一点的例子也有。我有一同事,会变很多小魔术。你给他个硬币,他能从胳膊肘里塞进去,再从手心里挤出来;给他副扑克牌,他能从里头挑出你想要的任意一张。后来我都打探出来了,全是些小把戏而已。可是,那

有多少骂可以释怀



谁没有骂过人呢。梁实秋在《骂人的艺术》里,就曾经这么盖过棺材板。如今,当两个女人在机场运用四国语言进行互骂时,那绝对是棺材板头更进一步。她们的互骂以素质起,而以没素质终。其实骂人在潜意识里,起码是有道德感的表现,非骂不足以平恨。只是骂功如此神出鬼没中西合璧,不仅开一代骂坛先河,而且早已凌驾于道德之上。一骂解千愁,